

論辨類四

古文辭類纂四

蘇子瞻志林

平王

太史公曰學者皆稱周伐紂居洛邑其實不然武王營之成王使召公卜居之居九鼎焉而周復都豐鎬至犬戎敗幽王周乃東徙於洛蘇子曰周之失計未有如東遷之謬也自平王至於亡非有大無道者也頤王之神聖諸侯服享然終以不振則東遷之過也昔武王克商遷九鼎於洛邑成王周公復增營之周公既歿蓋君陳畢公更居焉以重王室而已非有意於遷也周公欲葬成周而成王葬之畢此豈有意於遷哉今夫富民之家所以遺其子孫者

田宅而已不幸而有敗至於乞假以生可也然終不敢議田宅今平王舉文武成康之業而大弃之此一敗而鬻田宅者也夏商之王皆五六百年其先王之德無以過周而後王之敗亦不減幽厲然至於桀紂而後亡其未亡也天下宗之不如東周之名存而實亡也是何也則不鬻田宅之效也盤庚之遷也復殷之舊也古公遷於岐方是時周人如狄人也逐水草而居豈所難哉衛文公東徙度河恃齊而存耳齊遷臨淄晉遷於絳於新田皆其盛時非有所畏也其餘避寇而遷都未有不亡雖不卽亡未有能復振者也春秋時楚大饑羣蠻畔之申息之北門不啟楚人謀徙於阪高蔣賈曰不可我能往寇亦能往於是乎以秦人巴人滅庸而楚始大

蘇峻之亂晉幾亡矣宗廟宮室盡爲灰燼溫嶠欲遷都豫章三吳之豪欲遷會稽將從之矣獨王導不可曰金陵王者之都也王者不以豐儉移都若宏衛文大帛之冠何適而不可不然雖樂土爲墟矣且北寇方強一旦示弱竄於蠻越望實皆喪矣乃不果遷而晉復安賢哉導也可謂能定大事矣嗟夫平王之初周雖不如楚之彊顧不愈于東晉之微乎使平王有一王導定不遷之計收豐鎬之遺民而修文武成康之政以形勢臨東諸侯齊晉雖彊未敢貳也而秦何自霸哉魏惠王畏秦遷於大梁楚昭王畏吳遷於郢頃襄王畏秦遷於陳考烈王畏秦遷於壽春皆不復振有亡徵焉東漢之末董卓刼帝遷於長安漢遂以亡近世李景遷於豫章亦

亡故曰周之失計未有如東遷之謬也

魯隱公

公子翬請殺桓公以求太宰隱公曰爲其少故也吾將授之矣使營菟裘吾將老焉翬懼反譖公於桓公而弑之蘇子曰盜以兵擬人人必殺之夫豈獨其所擬塗之人皆捕擊之矣塗之人與盜非仇也以爲不擊則盜且并殺已也隱公之智曾不若是塗之人也哀哉隱公惠公繼室之子也其爲非嫡與桓均爾而長於桓隱公追先君之志而授國焉可不謂仁乎惜乎其不敏於智也使隱公誅翬而讓桓雖夷齊何以尙茲驪姬欲殺申生而難里克則優施來之二世欲殺扶蘇而難李斯則趙高來之此二人之智若出一

人而其受禍亦不少異里克不免於惠公之誅李斯不免於二世之虐皆無足哀者吾獨表而出之以爲世戒君子之爲仁義也非有計於利害然君子之所爲義利常兼而小人反是李斯聽趙高之謀非其本意獨畏蒙氏之奪其位故勉而聽高使斯聞高之言卽召百官陳六師而斬之其德於扶蘇豈有旣乎何蒙氏之足憂釋此不爲而具五刑于市非下愚而何嗚呼亂臣賊子猶蝮虵也其所螫草木猶足以殺人況其所噬嚙者歟鄭小同爲高貴鄉公侍中嘗詣司馬師師有密疏未屏也如廁還問小同見吾疏乎曰不見師曰寧我負卿無卿負我遂酖之王允之從王敦夜飲辭醉先寢敦與錢鳳謀逆允之已醒悉聞其言慮敦疑已遂大吐衣面

皆汙敦果照視之見允之臥吐中乃已哀哉小同殆哉岌岌乎允之也孔子曰危邦不入亂邦不居有以也夫吾讀史得魯隱公晉里克秦李斯鄭小同王允之五人感其所遇禍福如此故特書其事後之君子可以覽觀焉

此與論周東遷皆雜引古事錯綜成論而此篇尤爲奇肆飄忽其神氣蓋近孟子是不可以貌論也管仲辭子華篇其文

體亦然但蹊逕少平直爾

范蠡

越旣滅吳范蠡以爲句踐爲人長頸鳥喙可以共患難不可與共逸樂乃以其私徒屬浮海而行至齊以書遺大夫種曰蜚鳥盡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子可以去矣蘇子曰范蠡獨知相其君而已以吾相蠡蠡亦鳥喙也夫好貨天下賤士也以蠡之賢豈聚斂積

實者耕於海濱父子力作以營千金屢散而復積此何爲者哉豈
非才有餘而道不足故功成名遂身退而心終不能自放者乎使
句踐有大度能始終用蠡蠡亦非清靜無爲以老於越者也吾故
曰蠡亦鳥喙也魯仲連旣退秦軍平原君欲封連以千金爲壽連
笑曰所貴於天下士者爲人排難解紛而無所取也卽有取是商
賈之事連不忍爲也遂去終身不復見逃隱于海上曰吾與富貴
而詘於人寧貧賤而輕世肆志焉使范蠡之去如仲連則去聖人
不遠矣嗚呼春秋以來用舍進退未有如蠡之全者也而不足於
此吾是以累歎而深悲焉

戰國任俠

春秋之末至於戰國諸侯卿相皆爭養士自謀夫說客談天雕龍
堅白同異之流下至擊劍扛鼎雞鳴狗盜之徒莫不賓禮靡衣玉
食以館于上者何可勝數越王句踐有君子六千人魏無忌齊田
文趙勝黃歇呂不韋皆有客三千人而田文招致任俠姦人六萬
家於薛齊稷下談者亦千人魏文侯燕昭王太子丹皆致客無數
下至秦漢之間張耳陳餘號多士賓客廝養皆天下豪傑而田橫
亦有士五百人其畧見於傳記者如此度其餘當倍官吏而半農
夫也此皆姦民蠹國者民何以支而國何以堪乎蘇子曰此先王
之所不能免也國之有姦也猶鳥獸之有猛鷲昆蟲之有毒螫也
區處條理使各安其處則有之矣鋤而盡去之則無是道也吾考

之世變知六國之所以久存而秦之所以速亡者蓋出於此不可以不察也夫智勇辨力此四者皆天民之秀傑者也類不能惡衣食以養人皆役人以自養者也故先王分天下之富貴與此四者共之此四者不失職則民靖矣四者雖異先王因俗設法使出于一三代以上出於學戰國至秦出於客漢以後出於郡縣吏魏晉以來出於九品中正隋唐至今出於科舉雖不盡然取其多者論之六國之君虐用其民不減始皇二世然當是時百姓無一人叛者以凡民之秀傑者多以客養之不失職也其力耕以奉上皆椎魯無能爲者雖欲怨叛而莫爲之先此其所以少安而不卽亡也始皇初欲逐客用李斯之言而止旣并天下則以客爲無用於是

任法而不任人謂民可以恃法而治謂吏不必才取能守吾法而
已故墮名城殺豪傑民之秀異者散而歸田畝向之食於四公子
呂不韋之徒者皆安歸哉不知其能槁項黃馘以老死於布褐乎
抑將輟耕太息以俟時也秦之亂雖成於二世然使始皇知畏此
四人者有以處之使不失職秦之亡不至若是速也縱百萬虎狼
于山林而飢渴之不知其將噬人世以始皇爲智吾不信也楚漢
之禍生民盡矣豪傑宜無幾而代相陳豨從車千乘蕭曹爲政莫
之禁也至文景武之世法令至密然吳濞淮南梁王魏其武安之
流皆爭致賓客世主不問也豈懲秦之禍以爲爵祿不能盡縻天
下士故少寬之使得或出於此也邪若夫先王之政則不然曰君

子學道則愛人小人學道則易使也嗚呼此豈秦漢之所及也哉

始皇扶蘇

秦始皇時趙高有罪蒙毅按之當死始皇赦而用之長子扶蘇好直諫上怒使北監蒙恬兵于上郡始皇東游會稽竝海走琅琊少子胡亥李斯蒙毅趙高從道病使蒙毅還禱山川未及還上崩李斯趙高矯詔立胡亥殺扶蘇蒙恬蒙毅卒以亡秦蘇子曰始皇制天下輕重之勢使內外相形以禁姦備亂者可謂密矣蒙恬將三十萬人威振北方扶蘇監其軍而蒙毅侍帷幄爲謀臣雖有大姦賊敢睥睨其間哉不幸道病禱祠山川尙有人也而遣蒙毅故高斯得成其謀始皇之遣毅毅見始皇病太子未立而去左右皆不

可以言智雖然天之亡人國其禍敗必出於智所不及聖人爲天下不恃智以防亂恃吾無致亂之道耳始皇致亂之道在用趙高夫閹尹之禍如毒藥猛獸未有不裂肝碎首者也自書契以來惟東漢呂強後唐張承業二人號稱善良豈可望一二於千萬以邀必亡之禍哉然世主皆甘心而不悔如漢桓靈唐肅代猶不足深怪始皇漢宣皆英主亦湛於趙高恭顯之禍彼自以爲聰明人傑也奴僕熏腐之餘何能爲及其亡國亂朝乃與庸主不異吾故表而出之以戒後世人主如始皇漢宣者或曰李斯佐始皇定天下不可謂不智扶蘇親始皇子秦人戴之久矣陳勝假其名猶足以亂天下而蒙恬持重兵在外使二人不卽受誅而復請之則斯高

無遺類矣以斯之智而不慮此何哉蘇子曰嗚呼秦之失道有自來矣豈獨始皇之罪自商鞅變法以殊死爲輕典以參夷爲常法人臣狼顧脅息以得死爲幸何暇復請方其法之行也求無不獲禁無不止鞅自以爲鞅堯舜而駕湯武矣及其出亡而無所舍然後知爲法之弊夫豈獨鞅悔之秦亦悔之矣荆軻之變持兵者熟視始皇環柱而走莫之救者以秦法重故也李斯之立胡亥不復忌二人者知威令之素行而臣子不敢復請也二人之不敢請亦知始皇之驚悍而不可回也豈料其僞也哉周公曰平易近民民必歸之孔子曰有一言而可以終身行之其恕矣乎夫以忠恕爲心而以平易爲政則上易知而下易達雖有賣國之姦無所投其

隙倉卒之變無自發焉然其令行禁止蓋有不及商鞅者矣而聖人終不以彼易此商鞅立信于徙木立威於棄灰刑其親戚師傅積威信之極以及始皇秦人視其君如雷電鬼神不可測也古者公族有罪三宥然後制刑今至使人矯殺其太子而不忌太子亦不敢請則威信之過也故夫以法毒天下者未有不反中其身及其子孫者也漢武與始皇皆果于殺者也故其子如扶蘇之仁則寧死而不請如戾太子之悍則寧反而不訴知訴之而不察也戾太子豈欲反者哉計出於無聊也故爲二君之子者有死與反而已李斯之智蓋足以知扶蘇之必不反也吾又表而出之以戒後世人主之果于殺者

范增

漢用陳平計間疎楚君臣項羽疑范增與漢有私稍奪其權增大怒曰天下事大定矣君王自爲之願賜骸骨歸卒伍歸未至彭城疽發背死蘇子曰增之去善矣不去羽必殺增獨恨其不早耳然則當以何事去增勸羽殺沛公羽不聽終以此失天下當於是去邪曰否增之欲殺沛公人臣之分也羽之不殺猶有人君之度也增曷爲以此去哉易曰知幾其神乎詩曰相彼雨雪先集維霰增之去當於羽殺卿子冠軍時也陳涉之得民也以項燕扶蘇項氏之興也以立楚懷王孫心而諸侯叛之也以弑義帝且義帝之立增爲謀主矣義帝之存亡豈獨爲楚之盛衰亦增之所與同禍福

也未有義帝亡而增獨能久存者也羽之殺卿子冠軍也是弑義
帝之兆也其弑義帝則疑增之本也豈必待陳平哉物必先腐也
而後蟲生之人必先疑也而後讒入之陳平雖智安能間無疑之
主哉吾嘗論義帝天下之賢主也獨遣沛公入關而不遣項羽識
卿子冠軍于稠人之中

應殺義
帝之兆

而擢以爲上將不賢而能如是乎羽

旣矯殺卿子冠軍義帝必不能堪非羽弑帝則帝殺羽不待智者
而後知也增始勸項梁立義帝

應疑增
之本

諸侯以此服從中道而弑之

非增之意也夫豈獨非其意將必力爭而不聽也不用其言而殺
其所立羽之疑增必自是始矣方羽殺卿子冠軍增與羽比肩而
事義帝君臣之分未定也爲增計者力能誅羽則誅之不能則去